

吳興備志

十一

蘇州府志

PDG

吳興備志卷之二十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璵徵第二十五之三

富陽孫守榮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號
富春子寶慶閒游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
變土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卽賀之曰作鄉郡者必
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濟王命元春告
變朝廷以其有功果令典郡

宋史新編

眞德秀乞收人心疏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
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
定慶厯閒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

仇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

宋史

端平三年六月行都大夫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冤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倡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

宋季三朝政要

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宰相父名而宗室避之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

壯之

困學紀聞

陳齋郎安吉人因步春渴掬澗水兩口嚥之數日覺心腹微痛日久疼甚服藥無效醫診之云心脾受毒今心脈損甚齋郎答云去年春渴飲澗水得此醫云齋郎喫卻蛇交水蛇在澗邊遺下不淨在澗水內蛇已成形在齋郎腹中食其心而痛也遂以水調雄黃服下果下赤蛇數條皆能走也

名醫錄見張景賢說

章文莊入太學爲集正嘗置酒揭饌單於鑪亭品目矣異其閒有大鵬卵者最奇大如瓜片切餛飩大盤中眾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蛋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入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觀橋戲以書句爲隱語云

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眾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鸛耳

齊東野語

李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顧諸子曰李生名位當過我授權建始縣淳祐初舉進士辟珙幕中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興國棄官行三年

喪

宋史

宋人嘗后圖上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宮花鮮薰薰潑蝶攢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著這面孔一綜兒是清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此指宋元滅金事也但孟珙不至穢褻至此

見只編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
禋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
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
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公
與語大悅卽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他客
重有加人咸驚訝旣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庚
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闢京湖辟
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補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
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事未報而沒於江陵府治闔櫬
立信與先戶部護葬宣城而先戶部爲撰行狀上於史
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公等人

始服公有知人之明

黃潛辨史

掌故本德清志謂其兄弟俱葬邑之張家山

元衢

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爲亂夜入州劫濟王尋敗甫死於兵丙磔於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徐公瑄鞠其事公矢其寮曰國體民命爲重身爲輕不可爲利害怵幽有鬼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鞠或付胥徒公偕二丞日躬訊之時壬未就逮蔓及亡辜猥至數十百人公詰其尤冤者十六七朝廷捕壬急時宰疑壬本生父匿之命公織成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壬於楚州時宰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己者且諭公可立致貴顯

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以訟易服乎吏有希旨摘壬詞謂它日僞擬某人爲某官公手裂之吏爲危語公曰吾代諸賢受禍弗恤也獄具騰書於朝曰唐天寶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獨曰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峴欲脫之況變生倉猝迹涉疑似者乎湖之守貳不能死猶曰可罪謂與聞謂故從不已過乎又誦許澤等六人罪不當死詔徐煥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壬黨有偶同姓名傳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郎周成子坐與潘交時宰疑檄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爭之一日保章氏奏熒惑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

吾寧以身易人之死也方湖黨之就鞠也時宰旣以付公又擢何處仁爲治獄少卿魏執中爲丞林演以簿攝丞旣而何以未至辭不與公据正不阿二丞翕然從公或曰故王不遇朽骨殘齒安能富貴人雖歸獄於王無害也而諸公違時宰捐軀命以昭其冤不亦左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去

魏了翁大理少卿徐

公墓誌

湖州寇潘丙授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一及之輒中其禍於是廷紳捫舌紹定元年楊公泰之以戎監對垂拱殿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

之後又以理卿對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而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志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元秦邸沒於房陵旣行封諡又錄用其子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遺他日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

魏了翁大理少卿直

寶謨閣楊公墓誌

孟無庵開闢荆湖嘗單馬出巡見一漁者狀貌魁偉持大魚立於道左無菴問其姓名年庚正與無菴八字符合因大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相公同庚相公生於陸故貴顯某

生於舟水上輕浮故貧賤每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
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折死再三強之不顧而去時人大
服其達理

羅煦定命錄

陳周士造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爲嘉禾倅攝郡
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
與憲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游初不知郡將
之在樓也周士適顧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
爲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
乃窘撫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賊濫過惡時趙守
災卽日遣逮決脊編置仍押置嘉禾示眾時方炎暑周
士乃裸而暴之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

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

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殂

齊東野語

吳興向公明先世多蓄古物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睹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公明賂賈似道得嘉興推官以贓敗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棺上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時董正翁楷得其蘭亭一卷武定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熒熒透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珍重之然爲屍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屍氣遂作檀香函貯之但爲庸工裝池頗爲

裁損所謂金龜八字云

癸辛雜識

吳興向氏宋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仝父不之疑他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也

仝古水字並上

陳預知者有術陳叔方作邑時扣以事陳令於心無事時入靜室坐一二日卻見問趙節齋如其說而後召之陳使隨意寫詩文一兩句而緘之然後疏己所推爲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以王度日清夷爲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做五分節齋每用其說以自警也

並上

嘉熙丁酉劉朔齋守湖趙毋墮爲鼎倅旣得湖守爲朔齋交代劉頗不樂會劉得史督之辟是時其父端友適自蜀來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擬郡教場地爲基地乃別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空地後得宅於蘇不復來新場隨廢蔡達夫節守湖日勸安定書院用其地爲之云 並上

毋墮名希至字克家宋宗室舉進士諸暨人也

南宋時杭州人物輳集詐僞百端有富少年劉某者湖州人攜資巨萬寓居城中聞鄰壁日奏音樂詢其店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句當未回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動念店主穴壁隙

令劉窺見諸妾皆美色也劉詢店主欲造之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可入也劉如數勿吝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回矣劉倉卒不得出匿牀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拜訖備問家事一小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罪安撫怒罵書牒送臨安府管家婆再三拜懇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以所攜金帛贖罪入狀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知其故乃店主瞰劉資貨之富謀集諸娼僞爲安撫宅眷以欺之也訟之官竟無益焉

西湖游覽志

宋漳祐閒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沈承務者

慕之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於輿臺各有犒勞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五百金并絲縑百匹饋之留半年靡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之名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其門堂館曲折亭樹園池無不具至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器玩飲食莫不精妙其後卒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生作墓銘云

癸辛雜識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啟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山房隨筆

本心寓公也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通鑑

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旣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魏賴良者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旣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子謾答云神若能令二泉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并爲葺其祠焉

齊

東野語

宋末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閒人性極機巧無所不能交游東南豪貴或以厯學薦於朝得對有奏稿及所述數